淡江時報 第 404 期

**第 十 五 屆 五 虎 崗 文 學 獎 小 說 組 首 獎**

**瀛苑副刊**

去 年 夏 天 ， 我 在 我 龜 蛋 爸 爸 的 床 頭 櫃 找 到 一 盒 保 險 套 ， 其 實 我 不 是 故 意 的 ， 我 只 是 想 看 看 家 裡 還 有 沒 有 錢 而 已 。 那 天 我 把 錢 都 交 給 老 師 ， 老 師 說 要 贊 助 一 個 社 運 團 體 ， 老 師 這 方 面 倒 是 不 遺 餘 力 。 老 師 有 一 個 專 搞 社 運 的 朋 友 ， 反 核 四 、 反 廢 公 娼 都 有 他 的 足 跡 。 他 還 是 個 室 內 設 計 師 ， 不 過 沒 聽 說 他 有 什 麼 名 作 就 是 。 我 跟 他 還 算 熟 ， 每 次 聊 天 都 能 聊 得 很 投 機 ， 他 告 訴 我 ， 讀 中 學 的 時 候 ， 他 曾 經 在 訓 導 主 任 辦 公 室 門 口 瞄 到 主 任 吃 值 班 女 學 生 豆 腐 ， 「 那 賤 人 簡 直 就 是 婊 子 養 的 ， 」 他 刁 了 根 煙 續 道 ： 「 人 家 美 眉 才 幾 歲 ？ 高 中 生 ， 他 媽 的 竟 然 摸 人 家 大 腿 ！ 」 我 說 ： 「 有 什 麼 了 不 起 ， 我 們 國 中 校 長 在 辦 公 室 裡 和 總 機 小 姐 … … 」 我 露 出 彼 此 心 照 不 宣 的 微 笑 。 「 哇 拷 ！ 你 怎 麼 知 道 ？ 」 他 將 煙 吐 出 來 ， 睜 大 眼 睛 問 ： 「 結 果 呢 ？ 」 我 搖 搖 頭 道 ： 「 你 覺 得 能 怎 樣 ？ 人 家 是 當 官 的 ！ 」 「 那 為 什 麼 阿 堯 和 健 哥 就 被 逐 出 校 門 ？ 」 「 你 說 阿 堯 和 那 個 健 教 代 課 老 師 ？ 廢 話 ！ 他 們 是 同 性 戀 ！ 你 認 為 曝 光 後 會 有 好 下 場 嗎 ？ 大 哥 啊 ， 你 真 的 是 搞 社 運 的 嗎 ？ 這 麼 單 純 。 」

你 怎 麼 會 犯 這 種 錯 誤 呢 ？ 你 這 樣 做 ， 跟 那 些 我 對 你 說 過 的 故 事 中 的 人 物 有 什 麼 兩 樣 ？ 你 實 在 太 讓 我 心 寒 了 。 如 果 你 忘 了 故 事 內 容 ， 我 現 在 再 對 你 說 一 遍 。 雲 南 有 個 男 人 有 嚴 重 的 嗜 乳 症 ， 他 沒 有 老 婆 的 乳 房 就 活 不 下 去 ， 後 來 老 婆 不 堪 其 擾 ， 決 定 跟 他 離 婚 ， 沒 想 到 那 個 男 人 竟 然 把 他 老 婆 的 乳 頭 給 咬 了 下 來 。 還 有 ， 新 加 坡 有 一 個 即 將 結 婚 的 女 人 ， 她 在 結 婚 證 書 上 要 求 男 方 婚 後 必 須 履 行 下 列 條 件 方 才 同 意 簽 字 ： 每 年 和 她 做 愛 至 少 三 百 天 。 由 於 她 聽 身 邊 的 人 說 ， 男 人 是 天 天 都 可 以 的 ， 她 害 怕 自 己 嫁 錯 人 ， 所 以 要 先 立 下 這 個 條 件 ， 免 得 將 來 在 別 人 面 前 抬 不 起 頭 來 。 再 說 一 個 ， 台 中 有 一 個 大 學 生 因 為 害 怕 男 同 學 之 間 會 「 比 大 小 」 ， 竟 然 不 敢 上 游 泳 課 ， 也 不 敢 上 成 功 嶺 。 最 後 再 說 一 個 ， 你 不 愛 聽 了 嗎 ？ 我 偏 要 說 ， 台 灣 那 些 年 事 已 高 的 老 男 人 ， 為 了 重 振 雄 風 ， 到 醫 院 大 排 長 龍 ， 就 為 了 能 夠 重 新 「 站 」 起 來 ， 可 是 他 們 究 竟 有 沒 有 認 真 考 慮 過 伴 侶 的 感 受 ？ 你 說 ， 這 些 都 是 誰 的 錯 ？ 你 無 言 以 對 吧 ？ 你 真 是 讓 我 太 傷 心 了 。

阿 堯 告 訴 我 ， 自 從 他 被 健 哥 摸 了 以 後 ， 潛 藏 在 他 心 中 多 年 的 騷 動 情 愫 便 好 似 開 閘 的 洪 水 般 傾 瀉 而 出 。 「 不 怕 長 瘡 啦 ？ 」 我 糗 他 。 阿 堯 於 是 對 我 做 了 表 白 。 他 告 訴 我 在 他 小 的 時 候 ， 就 已 經 隱 約 覺 得 自 己 對 男 孩 的 興 趣 高 於 女 孩 ， 但 是 他 害 怕 ， 他 擔 心 自 己 與 眾 不 同 ， 會 被 當 成 怪 物 。 他 常 常 夢 到 一 個 畫 面 ， 畫 面 中 ， 天 和 地 是 平 行 的 ， 在 天 和 地 構 成 的 空 間 中 ， 瀰 漫 一 股 腥 甜 的 氣 息 。 支 撐 天 和 地 的 是 兩 根 交 叉 的 巨 大 光 滑 的 赤 紅 鐵 柱 ， 鐵 柱 汨 汨 流 淌 著 濃 稠 的 乳 白 色 液 體 ， 而 每 當 他 想 伸 手 撫 摸 這 兩 根 鐵 柱 時 ， 一 種 憋 尿 般 的 感 覺 便 從 他 的 脊 椎 末 端 直 竄 腦 門 … … 。 他 醒 了 ， 發 現 自 己 滿 身 大 汗 。 阿 堯 始 終 在 這 種 恐 懼 中 度 日 ， 他 不 敢 告 訴 任 何 人 ， 而 我 是 頭 一 個 。 當 阿 堯 和 健 哥 在 教 職 員 宿 舍 的 「 姦 情 」 曝 光 後 ， 雙 雙 被 火 速 處 理 ─ ─

校 長 室 公 告

校 字 第 一 一 九 號

查 本 校 教 師 李 天 健 ， 因 與 學 生 許 敬 堯 合 力 做 出 傷 風 敗 俗 之 事 ， 經 本 校 校 務 會 議 乙 次 裁 決 後 ， 因 有 鑑 於 本 校 一 向 優 良 的 傳 統 ， 高 風 亮 節 、 清 廉 自 守 ； 赤 膽 忠 心 、 可 比 明 月 ， 故 而 公 認 兩 人 行 為 不 檢 ， 有 害 國 家 善 良 風 俗 。 為 確 保 本 校 之 清 白 與 榮 譽 ， 特 將 兩 人 驅 逐 出 境 ， 並 特 此 公 告 申 明 本 校 與 李 許 二 人 ， 劃 清 界 線 。

校 長 胡 說

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四 月 一 日

Barry晚 上 是 Bar的 女 王 ， 白 天 是 某 知 名 立 委 的 特 別 助 理 ， 那 位 知 名 立 委 一 副 就 是 站 著 毛 坑 不 拉 屎 的 模 樣 ， Barry成 天 跟 著 他 應 酬 ， 提 皮 箱 、 整 理 文 件 ， 打 電 話 ─ ─ 打 電 話 也 多 半 是 幫 他 安 排 飯 局 、 酒 局 、 牌 局 和 性 局 。 我 們 給 他 起 了 個 封 號 叫 「 世 界 宇 宙 無 敵 超 級 老 賤 豬 」 ， 簡 稱 「 老 賤 豬 」 。 老 賤 豬 在 編 列 預 算 時 總 是 像 豬 搶 食 般 義 無 反 顧 ， 他 總 是 將 預 算 放 在 跟 錢 有 關 或 者 其 他 他 感 興 趣 之 處 ， 在 都 市 空 間 與 廁 所 的 規 劃 和 設 計 上 ， 老 賤 豬 和 他 的 同 事 們 對 女 性 和 同 志 往 往 是 視 而 不 見 ， 聽 而 不 聞 。 Barry原 本 在 另 一 個 專 門 負 責 教 育 的 單 位 工 作 ， 當 看 到 國 中 高 中 的 課 本 還 是 落 後 得 可 怕 時 ─ ─ 尤 其 沒 有 充 足 的 性 教 育 ， 天 啊 ！ 沒 有 性 怎 麼 行 呢 ？ Barry說 他 是 個 沒 有 性 會 死 的 人 ， Barry於 是 決 定 離 開 這 個 令 人 窒 息 的 環 境 。 沒 想 到 他 再 度 識 人 不 清 ， 又 誤 上 另 一 條 賊 船 ， 已 經 換 過 七 八 個 工 作 的 Barry有 一 句 名 言 是 這 樣 的 ： 「 早 知 道 就 不 要 讀 什 麼 政 治 ， 讀 政 治 還 不 如 去 賣 蚵 仔 麵 線 咧 ！ 」 （ 中 ）